

南海出版公司

好汉一条命

赵伯涛 著

南作家丛书

女青

好汉命一条

赵伯涛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 01 号

好汉命一条

作 者 赵泊涛

责任编辑 金 剑

装帧设计 毛加农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570-689-1/I · 210

定价 6.50 元

海南作家丛书

青
女



序

赵伯涛其文其人

贾平凹

静虚子曰：欲于存在之上构建意象世界，必修养感应人间宇宙之博大爱欲。人有天马行空之怀，文则霸悍放射之势。陕北赵生初涉文坛，从蹈大方处。看似胡乱，内有分数。来者可畏，与我有隐显而无浅深矣。

或问曰：赵文尚时文？行之久远乎。静虚子曰：文以创造为美，出旧式反常规何为不可；新奇叙述此思维之变化也，思维变形式变也。新所忌者浅，奇所忌者泻。有大境界，方可一蜂至微，游观乎天地。一虾至微，放肆乎大海。平隐子语，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开目尽见；天假繁巧而言矣。当是。

或难问曰：赵文模样，何以体现时代精神？静虚子曰：汉强盛，故泥工做瓦罐则大度；故石匠雕霍去病墓石则拙旷。精神乃时代之力弥漫，岂刻意所为。当时者不觉，过往彰显也。赵文抒传统文化之裂变，写变革期间生存之困惑，可谓历史真实。目自观，目无色；耳自听，耳无声。善琴者所以悲

思怨慕，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持之物。如是而已。

赵生见我。饱满男子，言志刚阳。静虚子曰：大好。但不可强为主。强极则可撼矣。

静虚子何人？商州贾生平凹也。

作者小传

赵伯涛，生于1963年7月的陕北。在一座被黄土山岭包裹的小城，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儿草木稀少，风沙强劲。但那儿的天空却明亮而湛蓝，其纯静的程度，只有我现在居住的海南岛的天空才能媲美。我有一个白发如丝且性格豪侠的外祖母，她现在成了我陕北故土的象征。当我经历了插队、当兵、上大学、结婚、进城市、携家小南下于海口登陆的一连串个人事件后，唯有她苍老的泪水，才令我惯于飘泊的男人的心砰然而动。目下我就职于海口一家报纸，居住在租来的一套民房中。已经有了一个知道美利坚合众国和戈尔巴乔夫的儿子，开始感到未来很短。我常常感到自己很脆弱且活着很艰难，因此便想，生来反正命一条，不妨把自己所珍爱的事情一直干下去，直到自己罢休为止。

目 录

我的黄金	(1)
村长的广场	(4)
黎明的枪	(8)
生命之卜	(12)
我的故事	(28)
一颗心的独白	(30)
大地	(49)
好汉命一条	(69)
天鹅 (一个人的命运)	(91)
白牛	(118)
背叛	(123)
好汉不哭	(142)
交叉路口 (——致 1986 年)	(151)
船长的礁石	(158)
叙述的人	(162)
生命在高原	(194)
传奇: 永不熄灭	(293)
后记	赵伯涛 (350)

我的黄金

传说中的事情是不足信的。只有那条清澈的河在令人信服地流动。河的两岸是巨大的石块，再往上便是无穷无尽的黄土山丘。那时我的年龄还不足以能理解辽阔的平原故事。

我记得我蜷缩在一座北方山村的平台上面酣睡，这时那个老人便出现了。在他面前是一个淳朴天真的屠夫的孩子，他正沉浸在梦中。老人断言了他自己苍老的命运。村庄当时在太阳下凄凉得如同一堆瓦砾。老人无可奈何地说：“老天爷。我当时正在睡梦中。”老人说，“你有帝王之相。你会杀人的。”说完后便匆匆返回村庄，怀着悲喜交加的心情召集了村里的老人们，于是他们便沉默着收拾行囊，向遥远的大平原和南方的海岸逃亡。

遗憾的是我受到了我梦的启迪。那时我恰处能认识到梦境的神秘之处的年龄。我看到了方圆几百公里不长一棵树的黄土高坡向远处伸展，地平线像金子一般闪烁生辉。我感悟到在这世界之外还会有肥沃的疆域。于是，我苏醒过来。我立刻便清楚已经有某种东西发生。

我去召集全村的青少年们，把富有诱惑力的远方的图景描绘给他们，然后鼓动他们一起迁徙。人们沉默着看我。终于有一位面孔很圆的年轻人说：

“已经有人外逃了。”

并且还告诉我说：“他们在逃避一场灾难。”说这句话的年轻人闪烁的目光是胆怯的。我明白事情已到了关键时刻。与此同时我知道了出逃者是谁。

我问他们：“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跟我一同走呢？”

人们依旧沉默着。等待着他们的回答，使我体会到了一种权威。他们逼视我的目光，则使我恐惧。

他们说：“我们的父母亲们还留在这个故乡里，他们需要我们。”

传说中的这段情节里，我是笨拙无比的。事实上我犹豫了很久。我让一个人去牵来一匹马，我回家取来了那把屠刀。我说：“那请你们跟着我去一趟吧。”

我们在村外大约两公里的路上追上了逃亡的人。我对那位老人说：“停车吧。”他便吆住了牛车。在那块遥远的故乡土地上，我与老人平静相视。我知道正是他在我睡梦时曾自言自语。我立刻感到了我们空前地相似。他看见了我手中的屠刀。

“孩子，”他喃喃地说，“从你出生直到今天，是我断言了你的命运。”

我用微弱的声音说：“是的。”

老人说：“那让我掉转车头返回村庄吧，我乞求

你的报答。”

我回头看了看我身后的人们。我说：“你必须死。”与此同时，我将那把他曾使用了一生的屠刀，整个刺入他的胸膛。

我们返回村庄。他们也杀死了他们的父母们。我们骑着马，英勇地攻占了平原，占领了海岸。事实上正如我父亲曾断言的那样，我得到了一切渴望得到的东西。

村长的广场

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日子。那时候，村长已不像传说中那么年青。他留着短粗结实的胡须，脸上浮动着谦卑的笑容。但是，对于北方那辽阔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耕耘者而言，村长永远是村长。

故事发生的那天，村长和我聊天。我们站在村庄里的一座地势挺拔的高台上，秋风吹来了田野和畜群的气息。村长谨慎地问道：

“孩子，听说你在搜集一些关于人的故事？”

我承认了。

村长用伤感的眼光遥望着地平线上那些灰色的群山。“我对人是失望的，不，孩子，”村长疲惫不堪地说，“也许应该说，我的村民是令人绝望的。”他向前方挥了挥手：“正如这北方的天空和土地令人绝望一样。”

我表示了异议。村长笑着说：

“孩子，你和所有的人一样，已堕入歧途。难道你需要我来进行证明吗？”

于是，村长回身招了招手，体格健壮的卫队长走了上来。

“孩子，”村长说，“带上你勇敢的士兵，到村里去，抓来那个你第一眼看到的男人和那个你第一眼看到的女人吧。同时，你敲响钟声，告诉人们，这个男人和女人必定是有罪的。”

在那座北方的高台上，我和村长等待着。当钟声震动了北方的土地和天空的同时，一对男女被带至台下。村长的人民在台下卫队的警戒线外，表情真切地站立着。

村长说：“我下面的两个孩子，你们是有罪的。”

土台下的那个男人，长着浑圆的额头。他用一双柔和的眼睛仰望着村长说：

“我可以问一下我犯了什么罪吗？”

那个面目清秀的女人也专注地盯住村长。“我是无辜的。”她说。

我身边的这位老人说：“我假设你们犯了男人和女人最容易犯的罪行，你们犯下了通奸罪。”

在人群微微的嘈杂中，那个女人说：“我有自己的丈夫，而且，我和这个男人素不相识，我没有犯下通奸的罪行。”

那个男人赞同地说：“我们是陌生的人，村长，我们是无辜的。”

村长笑了，他说：“这并没有说服我。在我漫长的一生里，我见过许多夫妻，他们生活在一处但却形同路人。”这位老人又说：“我已决定你们确实犯下了罪，你们该做些什么来表明你们的无辜呢？”

那个男人沉默了一下，用沙哑的嗓音说：“我情

愿您砍去我的头颅，以证明我的无辜。”

在这个男人话音刚落的时候，那个女人用尖利的声调喊道：“我愿意去自杀，也不愿意承认我犯有您指控的罪行。”

村长不耐烦地摇摆了一下手说：“我的孩子呵，你们以为死亡是什么强有力的东西吗？何况有罪的人，往往是躲进死亡的墓穴里来逃避惩罚的。”

人群静寂了。人群像远山一样静寂。

那个长着浑圆额头的男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村长，你要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无罪呢？”

村长掉过脸来看了我一眼，我从他衰老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迷惘的神情。这位老人扭过脸去，用疲惫而清晰的声音向台下说：

“拿出你们的勇气吧，在这座高台下，在众人的面前，我要你们作爱，要你们用通奸来证明你们不曾通奸。”

接下来便发生了那件众人记忆犹新的事情。在人群和卫队的包围之中，那一对陌生的男女泪流满面地当众拥抱和接吻，在布满尘埃的地面上，他们像一对动物一样作爱。或者说，在那令人窘迫的场面中，他们像一对情人一样作爱。

于是，当事情结束后，村长说：

“我的一对儿女，看着我这老人的眼睛，以心灵回答我的问题：你们证明了什么呢？”

在人群的嘈杂声中，我看见那男人和女人避开了村长的视线，垂下了头。村长说：“带下去吧。”

他们被带出人群，在远处被处刑斩首。人们用盯着罪犯的目光，望着他们走向死亡；然后，人群开始散开。

“孩子，”村长的声音在秋风中空洞地飘浮着，
“我对我这脆弱的人们，包括你我，绝望透了；正如对这天空和土地绝望一样。”

黎 明 的 枪

五年前，我对我的妻子发下那个誓愿。我说：“一旦我找见了那个人，我就杀死他，哪怕在搏斗中，我像一只狗一样被杀死。”

这位来自北方的女人，依偎在我的身边，眼睛直看着我的脸说：“你要被杀了，我也会死的。”灾难使一对夫妻建立了盟约，而我知道，凡是建立了生死之盟的人，结局都是灾难性的。

五年的岁月像一只灰色的鸽子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飞过。人们都知道我在寻找一个人，而这种事情在城市和平原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沟壑纵横的北方山村，也不算什么新闻。我怀着恐惧，在寻找着那个男人。

树木和房屋平静地伫立着，天空呈显着旷野里的坦率的蓝色。我仰望着天空，突然记起五年的限期即将来临。我疲惫地走回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满脸泪水拥抱了我，恐惧和激动使她脊背阵阵痉挛。我吻了她。

我用疲倦的声音问她：“究竟有没有这个人？”五年中我已经反复地向妻子提到这个问题。为了应

付这场必定要到来的谋杀，我曾学习了一年多的拳击，进行了赤手与器械搏击的训练。夜晚我开始失眠。每个黑夜降临时，我都检查好门窗，把眼镜放在枕头旁边，把借来的那把五四式手枪枪机张开，枪柄朝着我搁在床头柜上。在有限的睡眠中，我被恶梦缠绕着；妻子和我的食欲都急剧下降。每次当我戴上或者摘下我的近视眼镜时，镜架的松弛，表明我的身体已经在衰弱下去。

可是面对我不详的追问，妻子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有这个人。”

五年前新婚的日子里，我北方来的妻子连续三次梦见了那个男人。在他陌生而削瘦的丑陋的面孔上，有一双疲倦浮肿的眼睛，他靠着门框像望着一块石头一样盯着我的妻子。我妻子注意到这个丑陋而削瘦的男人，头发和胡须脏乱不堪。

他连续三次向她说：“在五年里，我将杀死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和你。”三次我的妻子都在这时候尖叫着从梦中惊醒。

她告诉我说：“肯定有这么个人，只要遇见他，一眼就能认出。”

我承认我是惊恐的。于是我向她发下了誓愿。我不能使我的家人和我，如同奴隶一样生活在恐怖之中。我开始行动，期待与这个丑恶的男人相遇，并能打破这五年的限期。

不久，我的妻子怀孕。为了躲避一场预言中的凶杀，同时也为了打破那个凶手的预言，我提议五